

【来吧,书写你的生活,争上人气TOP榜】


 扫码关注
晚潮征稿专题

小时新闻APP

常向诗中觅桃花

□潘玉毅

我已经有好几年不看桃花了。记忆里,桃花的花期很短,短到很多人“去不去看”还未决断、蝴蝶蜜蜂还没来得及围观,它已经谢了。

在我小的时候,村子里有两座山分别以桃花、桃子命名,甚至老屋门前就有两棵桃树。每到三四月间,桃花妖娆,灿若晨曦,红粉腻,娇如醉,衬着桃树下翠色欲滴的木兰头,美极了。

许是为了让我们留住儿时的记忆,几年前,父亲又在院子种了三棵桃树。只是如今清明已过,桃花想必也已开落了吧。于是,我把心思转向书本,在古诗里找一朵半开或者全开的桃花。

人世间的桃花总有开落的时候,但是诗中的桃花可以四季不败。从三千年前的《诗经》到今人的涂鸦之作,写桃花的诗比比皆是。

诗人看花,不必选特定的地点。庵堂前,荒山上,野水边,无处不有他们的影子。桃花也是洒脱,百叶、千叶,什么样的都有。不管有没有人驻足停留,不管有没有人懂得欣赏,它们开得自在,开得高兴。这桃花有开得早的,如“桃花春色暖先开,明媚谁人不看来”,也有开得晚的,像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”。

古往今来,写桃花的诗人很多,上至帝王将相,下至黎民百姓,对桃花的欢喜出奇一致。好些诗人写完一首,觉得意犹未尽,提起笔来又是好几首。

号称香天居士的白居易便曾写过许多首与桃花有关的诗:“村南无限桃花发,唯我多情独自来”、“春深欲落谁怜惜,白侍郎来折一枝”……想来,此时的诗人一定触景生情了,不自觉地与桃花说了一段心声。

然而,空有风景不成盛景。《红楼梦》里,林黛玉的《桃花行》以桃花自喻命薄,景为情设、情为景融,通过一组组对比将人与桃花的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唐代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则通过设置“寻春偶遇”和“重寻不遇”两个场景,以桃花之美衬托托人之美,尤其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两句流传甚广,还被后人编成了小说。

关于桃花,多有典故,其中最动人的还是息夫人的故事。

王维的《息夫人》诗云:“莫以今时宠,难忘旧日恩。看花满眼泪,不共楚王言。”诗中句句叙事,句句都是情语。

相传,息夫人因长得“人面桃花”又称桃花夫人,本与息国国君息侯情深意笃,后来息国被楚国攻陷,她被掳入楚宫。息侯思念成痴,在郢都手捧桃花,沿街高呼:“桃花归来兮。”

当桃花夫人从一老婢处得知街上“有一个疯子哭桃花”时,连忙追问详情。后在老婢帮助下,息夫人与息侯相见,二人密计潜走,楚人追来,他们跳涧而亡。后人在他们溅血之处遍植桃花,并建了桃花夫人庙纪念他们。

情深不过桃花,这情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。

当年,汪伦为了与李白一晤,发信邀请:“先生好游乎?此处有十里桃花。先生好饮乎,此处有万家酒店。”李白闻言,喜出望外,到了才知桃花只是水潭的名字,万家酒店也不过是万姓人家开的酒店。但李白深感汪伦的盛情,并不觉得被愚弄,走之前,还写下了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诗句。

故人家在桃花岸,直到门前细水流。读着古人的诗,我常作遐思:如果我是唐宋年间一个轻舟作伴、骑马踏春的士子,有一片桃园就再不走了。搭一间小小的茅庐,埋两坛上好的老酒,守着十里桃花专等朋友,岂不是好?

TOP 不躲开

□沈小玲

曾与几位友人聊花,我说最喜欢有花的树,它们既有花的妩媚,又有树的坚毅。友人说,树就是树,就要像树的样子,用花来扮靓、炫耀自己,就是喧宾夺主。

不管别人怎么说,我一如既往地喜欢会开花的树,喜欢一身都是花的树。

一株会开花的树,我看它的目光也是温柔的。在不开花季节,开花的树会淹没在绿色中,“泯然众‘树’矣”,让人记不得它是谁。但我记得它开过花,记得它开花的模样。

春寒料峭时分,玉兰花开了。

玉兰花色如玉,名副其实。一朵朵,在阳光下,洁白得近乎透明,像是月光在白天的另一种延续。

杭州之江路旁的绿化带中有不少玉兰,栖息在高高细细的枝头,像一只只早归的白鸟,不知它们何时会展翅而去。也不知何时,它们停驻在每一个枝头。

路旁的梨树、海棠树都在蠢蠢欲动,花苞未鼓,却先闻花香。我期待花满枝头的模样。不过一个转眼,它们便全开了,开得铺天盖地,开得浪漫疯狂。像是开车在公路上逃跑的新娘,她的婚纱雪白如梦,她的汽车鲜红如火,她丢掉过去的种种,只奔向远方。

一日早起,打开窗户,楼下的玉兰树就站在眼前,但已不似之前的模样,枝头的花朵有些焉,掉落的花瓣满地都是。这株玉兰树的花已走过它的鼎盛期,也将走完它的生命。

“年年花相似,花是一年一轮

回,人是一辈子一轮回。”这样想来,何必盛开呢,只要是盛开了就一定会枯萎。

人的痛苦总是相似的,许多自以为的绝望和思想的困境,实际上前人早已探知。我想起曾经看过的童话,畏惧凋谢的花,选择永不开放,最后保留着花骨朵儿的模样倒在寒风里,临死前哀伤自己为什么不早早开放呢。

想起一首无名氏的歌谣:

你来,为你开。

你不来,自己开。

开,有开的快乐。

不开,有不开的欢喜。

这一朵不开,下一朵开。

春天来了,

躲不开。

这一刻不开,下一刻开。

春天来了,

不躲开。

花开与不开,与人无关;人的好与不好,与他人口舌无关。

满枝的白鸟坠落在地上,逃跑的新娘开车到了尽头。

一个结束是新的开始,好与坏,只和自己有关。

后来在一处偏僻角落发现一株还在盛开的玉兰花,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方背阴,花开得格外迟。

树下有一家三口,母亲在拍照,父亲满眼笑意看着女儿绕着树跑。女孩嚷着要去摇树,父亲说,“不能摇树,一摇,树上的花就会落下来,别人就不能赏花了。”

藏在角落里的花。

有人,它开花;没人,它也开花。

春饌如昔

□朱佳伟

很多事物,如若不是年纪稍大的人无意中提起,或许此生都不可能再忆及。特别是那些,深藏在儿时生活里的很少为异地人所知的名词。

就好比,我至今都不太明白,为什么家乡人会把青团如此美妙的食物,硬生生叫成了“粑粑”。

依稀的记忆里,做“粑粑”是春天里家中的一件盛事了。美味带来的喜悦倒是次要,往往是制作的场面让人陶醉。

几锅“粑粑”凝聚的往往是多人的心血。每到那一天,屋前屋后的邻居都会来帮忙,有人和粉,有人做馅,有人负责控制火候,而生火的活儿则是孩子们的最爱。试想想,几个小孩坐在土灶背后,柴火燃烧冒出的烟气跟锅里蒸熟的团子冒出的青草气夹杂在一起,那种期待的心情能胜过如今的孩子门去趟迪士尼了。

记得大概五六岁的样子,我

跟着祖母去田边寻觅做“粑粑”的青草头,每次都要很有耐心地找寻很久。回家后,祖母使用很大的盆把摘来的草头浸一段时间,然后用滚水煮,待到煮透,和在米粉里。

关于馅料,也有着不少有趣的故事。

一般来说,我们家的青团都是用豆沙馅的。记得小时候,我会趁大人不注意时去偷吃豆沙,就会有奶奶辈的邻居上来打趣说:“女孩子偷吃豆沙,结婚那天是要憋不住跑厕所的,你是男孩子,那你的女客(嘉兴西片方言:指妻子)也是要忍不住的。”

如今想来,虽有些愚昧,不过,倒也是别有韵味。

说到这里,忍不住想去尝一尝豆沙青团了。虽然我深知,二十年前的青草味是再也回不来了。不过,只要味蕾上有那么一丝熟悉的味道,恰也是“依稀春饌似昨年”。

人气榜

人气作者 潘玉毅

80后一枚,素喜山水,与草木为邻,与文字为友。

人气作者 沈小玲

一位育人、育花、爱花、写花的特级教师。

人气作者 朱佳伟

爱怀旧的90后,文学与朗诵爱好者。

春,文人笔下的一个荡漾季节。丰子恺言“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!自古以来的人都赞美它,希望它长在人间。”

近期,晚潮在小时新闻客户端推出“春春欲动”专题,征集读者来写春天。截至发稿时,该专题阅读量已超78万人次。

在此,选登阅读人气前三的作品,让我们一起进入他们的春世界。

来吧,入驻晚潮书写你的生活,争当人气TOP榜作者。

加入方式:点击“小时新闻”首页浮窗“我要报料”→上传文图,并在标题区注明“#晚潮上榜#”。